

沉船

郭加洛

「就在這兒坐下吧！」爸爸卸下行李，終於說話了。

第一次坐飛翔船，感到挺好奇的。細細的船裏開放著刺骨的冷氣，厚厚的玻璃窗遮擋著陽光，四周彷彿瀰漫著層層的陰氣，我不禁打了個顫，也就抖抖的坐了下來。

我四周環視，這飛翔船令我有侷促的感覺。爸爸閉目養神，剛才沿路沒有作聲，我想，大概是祭拜祖母時想起往事吧。爸爸從來沒有提及他和祖母的事，這不禁引起我的好奇，一想到此便衝口而問：「爸，祖母是怎樣死的？我從沒見過她。」

爸爸皺皺眉，雙眼微張，牽動了一下嘴角，坐直身子，道：「沉船。」

我愕然道：「甚麼？我從來不知！」

爸爸歎了口氣，低低地說起他十三歲時的往事。

那是一個寒冷的雨夜，祖母攜著兩袋薄薄的行李，撐著雨傘趕往碼頭。爸爸默默地跟隨在後，心事重重地撐著雨傘。趕達碼頭後，祖母正準備將行李放在船頭，爸爸終於低聲地說：「媽，今晚不要去，好麼？」祖母聽後破口大罵，爸爸含淚倔強的說：「前夜已翻了一艘，今夜雨更大，我怕。」

「船票是不容易得到的！二十元！二十元才買到去香港的機會！好歹今夜我們都要去！」祖母一面說，一面遞著行李，一面嘆氣。

照著船夫的意思，年少的坐船尾，老弱婦孺坐船頭。祖母和爸爸沉默地分開，急急上了搖蕩不穩的船，跌跌撞撞的開啟了偷渡的航程。

全船約有一百人，屬於嚴重超載。四五個船夫冒著危險，努力的駕著小船，在風雨中掙扎破浪。臨時搭起的帆布並未能有效遮

擋暴雨的滾流，船上眾人都慢慢地濕透，默默等待光明的到來。

船夫盡都是粗人，沿途沒有一刻停止過對連場暴雨的謾罵。爸爸蓋著毛氈，瑟縮著，顫抖著，身旁都是陌生的人，爸爸害怕，盼望祖母可以在旁伴著他，可是他卻連祖母坐的位置也看不到，只能在船上打著一陣陣的冷顫。

小船在怒濤掙扎了很久，風雨仍大。船夫每兩小時都會報時。船內嚴禁睡覺及便溺。爸爸知道祖母會暈船，但又見不到祖母坐在哪兒，心裏只得乾著急。好幾回爸爸都偷偷站起來窺視祖母所在，欲靜悄悄的竄到船頭，躲到她身旁。奈何面前只凌亂的擠著一個個沉默而搖晃的背影。

在這只有風雨的夜裏，一切似乎都顯得很平靜。

船夫第三次報時，那是凌晨四時了，他隱約的好像拍了兩下手，笑道：「這是香港島東的水域範圍，你們快自由滾蛋了。」爸爸聽後心頭一熱，終於咧嘴微笑。雖然風雨依然，但，希望的光似乎慢慢出現了。

希望，在爸爸腦中掠過，只是掠過，一聲奇來的暴喝，便帶來一股奇怪的不安。眾人默默的期待，隨著沉靜被劃破而粉碎。

「糟糕！」

船上眾人的雙眼都遽然張得老大，定定看著站立不穩的其中一個船夫。「船頭都沉了半截！老天爺也跳上船來！」眾人沉默地大驚，黑黑的背影一下子劇烈地擺動。

「快！棄水！」

「不要動，全部不要動！」

「啃——不行！船頭給打穿了！水——」

「棄水哇，南麼大佛棄水哇——」

幾個黑影晃到船頭，拿著鏟子飛快地疏水。

「不要擠！他媽只管——」

前面的人倏然鼓譟起來，爸爸也緊張起來。聽到小孩子淒淒的哭叫，他更立即害怕地站起來，惶恐地尋找祖母。

「前面大浪來了——媽呀——」也不知是誰遲來的喊叫，撲哆咚嚓，整艘小船向後翻起，眾人哭的哭，叫的叫，行李四卸，混亂的背影，猛然的狂潮，淒厲的呼喚，無助的哭泣，沒有停止的巨浪，吞噬，一擊而潰！慌亂的影子竭力掙扎，掙扎，冷酷的狂風帶著巨浪湧來如猛虎般沖擊眾人的思緒，分離，分離，粉碎，再粉碎，粉碎所有，所有的希望——

然後戛然而止。

一切又回復平靜，不知被湧到哪兒，爸爸在海中浮著，游著，哭著，掙扎著，冷水刺骨，閉眼狂游，整個世界只賸下沉默的黑暗和無盡的空虛。

遠去了，可怕的巨浪遠去了，風雨都似乎平靜了，爸爸在海中不知游了多久，遠處的微光漸漸大了。然後爸爸找到了岸頭，在岸邊的一個小山洞爬了進去。

喘著氣，爸爸的衣服盡都濕了，在暗黑的角落處，爸爸顫抖地聽著駭人的水滴聲，喊著母親，慢慢抽泣起來。

哭聲迴響在山洞內，爸爸害怕了，無力的呼喚伴著他度過了最冰冷的一夜……

我低頭聽著，淚水串流而下，失去母親的夜，爸爸一定很痛吧……

「等了不知多久，」爸爸深呼吸了一下，再道：「終於在清晨被警察發現——那是柴灣——然後，」爸爸頓了一頓，低聲道：「你祖母的屍體很快也被發現。」

爸爸仍然微笑，鬆一口氣，說：「最後，政府特赦了我，還有另外三個生還者。」

我沉默的聽著，爸爸輕輕地拍拍我，我感到一股暖流直湧心頭，突然想說甚麼，爸爸搖搖頭，緩緩臥回椅上。

船已經到了，爸爸和我靜靜的拿起行李，慢慢步出船艙。斜陽西下，天空半懸著淡淡的暮霞。船鳴聲驚起群鳥，爸爸和我仰起頭，柔柔的微風拂面而來，碼頭旁一棵榆樹輕輕搖著，幾片黃葉悄悄飄落……

